

# 一年來中美洲情勢之檢討與展望

王建勛

## 壹、中美洲情勢的演變

一九七九年七月，「桑定解放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FSLN 以下簡稱「桑解」) 建立政權以來，蘇俄和古巴即不斷的拉攏尼加拉瓜、顛覆薩爾瓦多、赤化格瑞那達，造成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情勢日益惡化<sup>①</sup>。美國進軍格瑞那達以後，中美洲情勢並未好轉，尼加拉瓜仍在繼續輸送武器給薩國左派游擊隊，而薩國舉行總統選舉以後，雖然新任總統杜哈特 (Nepoleon Duarte) 要以廣泛的談判解決薩國的流血衝突，但是薩爾瓦多經過四年多內戰的創傷，所有和平重建的途徑仍然充滿了荆棘；特別是如何克服實力一直在不斷增加的左派游擊隊，更是一大難題。另一方面，雷根總統一直認為尼加拉瓜已成為蘇俄和古巴在中美洲擴張的基地，也是中美洲動亂的根源，自一九八四年初起，即不斷升高對尼加拉瓜的軍事威脅；如先後從巴拿馬美軍基地及華盛頓州調派精銳部隊到宏都拉斯臨近薩、尼邊境地帶參加軍事演習，並自四月一日開始，美國和宏都拉斯又舉行「閃電一號」(Grenadier 1) 聯合軍事演習，以及增援宏國境內反桑定游擊隊，甚而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

在美國軍事威脅下，尼加拉瓜擔心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可能獲得美國 F-5 型戰鬥機，而加緊修建馬納瓜北部龐塔哈特 (Punta-Huete) 軍用機場，並派遣十二名飛行員到保加利亞接受駕駛米格戰機的訓練。「桑解」政府企圖獲得蘇俄米格戰機已引起雷根政府的關切。美方認為尼國如引進此類飛機，將嚴重威脅鄰國，更有升高中美洲衝突的危險。從一九八四年九月開始，華府即不斷警告尼加拉瓜，謂如引進此類飛機，美國將對尼國軍用機場和飛機實施空中攻擊<sup>②</sup>。至十一月六日，亦就是尼加拉瓜

註① Morris Rothenberg, "Latin America in Soviet Eyes"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Oct. 1983 p. 8.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17, 1984 p. 1.

大選後的第二天，蘇俄的巴庫瑞安尼號（Bakuriani）貨輪抵達尼國太平洋岸科林多港（Corinto）。因為此一貨輪早在幾個星期以前即從黑海啟航，經過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Cap Horn），並繞過南美大陸，避免通過巴拿馬運河的檢查，而引起美國的懷疑。雷根政府認為蘇俄貨輪可能運載米格廿一型戰鬥機，因而準備採取海上封鎖或空中攻擊等軍事行動。除了美國軍艦不斷在尼加拉瓜外海巡弋，以監視科林多港停泊的蘇俄船隻外，美國的快速作戰部隊亦到達宏都拉斯巴本羅拉（Palmerola）美軍基地，同時在巴拿馬的十九空降旅亦開始緊急待命。「桑解」領袖奧太加（Danitел Ortega）則否認在尼加拉瓜靠岸的蘇俄船隻載有米格機，只承認所運交的是用於對抗反桑定游擊隊的 Mi-24 型軍用直昇機，並譴責美國企圖製造侵略尼國的藉口。於是尼國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全國動員，準備和美國拼一死戰。一時中美洲的緊張情勢，幾乎導致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的重演。後來經由蘇俄駐美國大使杜伯里寧（Dobrynne）向雷根政府保證蘇俄貨輪所運載的不是米格機並經美國查證屬實<sup>③</sup>，中美洲情勢始趨於緩和；雷根政府也再度否認曾計劃對尼加拉瓜採取任何軍事行動。

## 貳、尼加拉瓜大選與政局

從一九八三年八月美國和宏都拉斯開始「巨松二號」（Big Pin）聯合軍事演習，以迄同年十月美國進軍格瑞那達，尼國「桑解」領袖奧太加唯恐美國採取進軍格島方式推翻他的政府，感受到極大的威脅。他雖然認為尼加拉瓜和格瑞那達的情況不同，如果美國對尼國採取軍事行動，將會付出很大代價；但是他亦了解一旦尼加拉瓜爆發戰爭，不可能依靠蘇俄和古巴。因此，奧太加認為面對美國可能的攻擊，必須準備迎接戰爭，但是亦要盡量避免一場災難，而儘可能的拖延戰爭的爆發。所以在美國出兵格瑞那達以後，「桑解」政府再度宣佈實踐一九八〇年的諾言，和所有反對派及宗教團體協商，在不久的將來舉行大選<sup>④</sup>。

自一九八四年二月，「桑解」政府再度宣佈，確定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四日為大選投票日期以來，即在一面備戰，一面與反對派談判的內外壓力下籌備大選<sup>⑤</sup>。首先引起爭論的是總統和副總統究竟是直接民選還是經由國會間接選舉；為了充分表達民意，最後決定總統、副總統以及六十位國會議員（後增加為九十六位）均由直接民選。按照「國家指導委員會」通過的選舉法規，成立「最高選舉委員會」（Consejo Superior electoral），規定除參加反桑定游擊隊的「反革命份子」以外，所有黨派均可自由參加選舉<sup>⑥</sup>。

註③ *Le Monde*, Nov. 10, 1984, p. 1.

註④ José Luis Coraggio, *Revolution and Pluralism in Nicaragu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3, No. 2 1984, pp. 201-202.

註⑤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March 2, 1984, p. 7.

註⑥ *Le Monde Diplomatique*, oct. 4, 1984, p. 4.

深受美國支持的民主黨派「尼加拉瓜民主協調」(Coordinación Democrática Nicaraguense Ramiro Sacasa Guerrero—CDN)是由三個小黨所組成。它主張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並推選現年五十三歲，曾任「桑解」政府駐美國大使的克魯茲(Arturo Cruz)競選尼國總統。克魯茲是在一九八一年三月離開駐美大使職務，然後留居美國與「桑解」政府脫離關係。一九八四年七月他獲准返國後，即與「桑解」政府展開談判<sup>⑦</sup>。他提出參加競選的先決條件，包括解除緊急狀況、大赦政治犯、停止新聞管制、保證宗教自由、與反桑定游擊隊談判以及延展選舉日期等等。「桑解」政府則堅持在外來的侵略威脅下，必須維持緊急狀況、新聞檢查；並反對與反桑定游擊隊談判。至一九八四年十月克魯茲與「桑解」的談判並無進展；十月十五日，「社會主義國際」主席布朗德(Willy Brandt)曾專程到尼加拉瓜進行調解，仍未獲得桑解政府的讓步。結果克魯茲中途放棄了競選，並聲言他要抵制這次選舉<sup>⑧</sup>。

另一位有意競選總統的是「桑解」政府前國防部副部長巴斯托拉(Eden Pastora Gomez)。因為他和民族資本人家、「社會民主黨」領袖羅貝洛(Alfanzo Roberto Callejas)都反對「桑解」倒向蘇俄和古巴，而先後被排出「桑解」政府，然後逃往哥斯達黎加，共同創立「民主革命同盟」(ARDE)，建立武裝游擊隊，以便迫使桑解政府能恢復多元化政治和保持中立的立場。其後巴斯托拉又因反對「民主革命同盟」在美國壓力下與在宏都拉斯的反桑定游擊隊(FDN)結合，而為該同盟所排除<sup>⑨</sup>。一九八四年五月廿六日他在一項記者招待會中被打受傷，到委內瑞拉接受醫療以後，隨即轉往美國。他要求雷根總統和美國國會支持他競選尼國總統，並曾聲言如果「桑解」政府保證他參加競選，他將中止對「桑解」政府的敵對，促使尼國各方達成團結，以政治方法解決流血衝突。但是最後「桑解」政府仍認為他是一個「反革命份子」，不准其回國參加競選。

至一九八四年十月底，反對派已確定無人參加競選總統，而形成「桑解」領袖奧太加一人競選的局面。「桑解」智囊羅米瑞茲(Sergio Ramirez)則陪同奧太加競選副總統。國會議員選舉方面，在尼國十一個政黨中，參加競選的有七個政黨，其中有三個是反對黨；那就是「基督教社會人民黨」(Partido Popular Social Cristiano-PPSC)，「尼加拉瓜民主保守黨」(Partido Conservadora Democrática-PCDN)以及「獨立自由黨」(Partido Libera Independtano-PLI)。

一、「基督教社會人民黨」是屬於「基督教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 Cristiano-PSC)之分裂派。自一九七六年創立以後，一直走中間偏右路線，極力反對「桑解」政府倒向蘇俄和古巴。

註⑦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Aug. 10, 1984, p. 1.

註⑧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 4, 1984, p. 3.

註⑨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27, 1984, p. 3.

一、「尼加拉瓜民主保守黨」是屬於前「民主保守黨」的分裂派。該黨領袖利瓦斯（Cordova Rivas）曾參加「桑解」政府，後因反對「桑解」政府倒向蘇俄和古巴而成爲反對黨。

三、「獨立自由黨」是一九四四年蘇慕薩（Amastacio Somoza Gacia）所創「民族主義自由黨」（Partido Liberal Nacionalista de Somoza）的分裂派，專以反對蘇慕薩政權。「民族主義自由黨」的分裂派分子羅培茲（Rigoberto Lopez Perez）曾在一九五六年刺殺蘇慕薩，而成爲今天「獨立自由黨」所崇拜的英雄。現在「獨立自由黨」的領袖（Virgilio Godoy）曾出任「桑解」政府的勞工部長，後因反對「桑解」倒向蘇俄和古巴而離開政府。該黨主張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是一個中間偏右的政黨。

參加國會議員選舉的政黨中，以「桑解」最具實力。此外，創立於一九四四年的極左派「馬列主義人民行動運動」（MAPML）、真正親俄的「尼加拉瓜社會主義黨」（Partido Socialista de Nicaraguenses-PSN）、以及一九六七年從「社會主義黨」分裂出來的「尼加拉瓜共產黨」（PC de N），亦都參加了此次國會議員選舉。

在大選前夕，尼加拉瓜與宏都拉斯的邊界衝突事件隨之增加，來自宏都拉斯的反桑定游擊隊不斷向尼國邊境內發動攻擊：摧毀咖啡園、破壞接連尼、宏的泛美公路、綁架尼國農民，企圖以此破壞選舉。但是大選仍然在十一月四日如期舉行，並且在來自各國的四百名觀察員注視下，全國選民前往分設各地的三千八百九十二個投票所進行投票。據十一月十二日「最高選舉委員會」公佈的選舉結果<sup>⑩</sup>，這次大選的投票率爲八三%，奧太加以六六·九七%的選票當選爲尼國總統，羅米瑞茲當選爲副總統。在國會議員選舉方面，「桑解」在九十六席中獲得六十一席。「民主保守黨」獲得十四席、「獨立自由黨」獲得九席、「基督教社會人民黨」獲得六席。其他六席則分別由「尼加拉瓜共產黨」、「尼加拉瓜社會主義黨」以及「馬列主義人民行動黨」所獲得。總統、副總統及國會議員均將於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就職，任期均爲六年。

當選尼國總統的奧太加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在尼國北部康塔利斯省（Chontales）的利貝達（La Libertad）城。自幼家境貧寒，兩個兄長均因當地缺乏醫療設備而無法獲得適當的醫治而去世。今天此一地區仍是全國最貧窮與最落後的地方。後來爲了逃避飢餓，奧太加全家遷往馬納瓜，住在貧民區。因爲奧太加是在貧窮與憤恨中長大，深受他父親「革命意識」的影響。他父親非常崇拜一九三〇年代領導武裝游擊隊反抗美軍而告犧牲的民族英雄桑定諾（Cear Augusto Sandino）。

一九六二年，奧太加十七歲那年即參加了「桑定解放陣線」。一九六三年他隨著「革命伙伴」們發動農民暴亂，企圖推翻蘇慕薩政權，但未成功。此一事件使他覺悟到「街頭暴亂」無法達成革命的目標。一九六七年奧太加和一些「革命伙伴」被捕下獄

，此時雖然尼國的武裝暴亂仍在繼續發展，但其內部已引起路線之爭：其中以現任內政部長布赫（Tomas Borge Martinez）為首的「持久人民戰爭派」（Guerra Popular Prolongada）與以現任「國家指導委員會」委員的盧涅茲（Carlos Nuriez）·韋洛克（Jaime Wheelok R）為首的「無產階級派」，對於推翻蘇慕薩政權是否一併反對資本主義會展開激烈的爭論。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七日，由於「桑解」綁架政府官員作為人質，迫使蘇慕薩釋放了奧太加。他出獄後即和其弟洪伯度·奧太加（Humberto Ortega）綜合「持久人民戰爭派」和「無產階級派」的主張，發動擴大聯盟策略的「第三條路線」。一九七七年十月，「桑解」即以擴大聯盟的「第三條路線」，佔據了鄂果達（Ocotal）、瑪薩加（Masaga）、聖卡羅斯（Sancarlos）等很多地方。一九七八年元月十日蘇慕薩政府暗殺了「新聞報」（la prensa）社長兼發行人賈瑪洛（Pedro Jocquin Chamartro），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反政府的示威、罷工，使蘇慕薩政權發生動搖。奧太加於是利用反蘇慕薩的廣大羣衆力量，終於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把蘇慕薩政權推翻，並由「桑解」的「無產階級派」、「持久人民戰爭派」以及「第三條路線派」各選三人組成了「九人指導委員會」，領導國家政治，奧太加被推選為領袖。

當選副總統的羅米瑞茲律師出身，在蘇慕薩時期曾被放逐到哥斯達黎加。他屬於奧太加的「第三路線派」，在蘇慕薩政權垮臺後，他即擔任並領導「桑解」與美國的談判工作。他不屬於「九人指導委員會」的最高領導階層，立場較為溫和。一九八一年一月他曾公開聲明「桑解」主張政治多元化和經濟自由化，五年來一直是「桑解」政府公共關係的主要負責人。奧太加選擇他出任副總統，顯然是要借重他的長才來團結內部與策劃尼國的對外關係。

「桑解」建立政權之初，面對著國庫空虛、巨大的財政赤字、土地荒蕪、城市與交通的破壞，如無外來的援助，實難達成國家重建的目標。因而「桑解」要在現實主義原則下，實行多元政治和自由經濟，以不結盟路線獲取國際間的援助。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起初亦認為「桑解革命」與「古巴革命」不同，乃促使國會通過對尼國一億五千五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祇是蘇俄入侵阿富汗以後，東西關係開始惡化，蘇俄乘機拉攏「桑解」政權，並透過古巴和尼加拉瓜把武器輸送給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企圖在中美洲引起「尼加拉瓜式的革命」。因此，卡特總統在任期快終了的時候，面對著逐漸惡化的薩爾瓦多流血衝突，已改變他對中美洲的政策：停止對尼加拉瓜七千五百萬美元的援助，另並軍援薩爾瓦多。在雷根總統上臺，其強硬政策不僅又停止了其餘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還要從經濟制裁和軍事壓力兩方面來迫使「桑解」政府就範<sup>⑥</sup>。很顯然的，「桑解」恐懼美國的軍事干預，要突破美國的經濟封鎖，希望獲取其他方面的經濟援助，因而逐漸倒向蘇俄和古巴。但是尼國的民主黨派、改革派、民族

註⑥ Michael E. Conroy, "Pale Polarisation? 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conomic strategies of post-revolutionary Nicaragu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6, No. 4 oct. 1984, p. 1027-1032.

資本家以及天主教都反對「桑解」的親共路線，而引起激烈的政治鬭爭。這不僅使象徵全國團結的「五人執政團」宣告破裂，「桑解」亦因為內部的權力鬭爭而轉向「持久人民戰爭派」的激烈路線。從一九八二年以來，「桑解」頒佈緊急狀況、中止人權保障、管制新聞、建立人民法庭、對印第安人實施壓制以及限制宗教活動，驅逐外國的天主教神父等等，已引起尼國人民的不滿。「桑解」為對抗反桑定游擊隊，預防美國的軍事干預，經常在動員備戰，使全國長期處於軍事化統治之下。更重要的是，在內外交困中，「桑解」所採行的各項嚴厲措施，導致經濟更加困難，貧窮、失業、通貨膨脹、外匯短缺等情況益形嚴重，人民生活也益趨困苦。在「桑解」「革命保衛委員會」(Comités de defensa de la Revolución)控制的配給措施下<sup>②</sup>，即使人民大排長龍，亦很難買到所需要的物品。相反的，舉凡玉米、糖、肥皂、藥品、牛奶、酒類、汽油等都可以在黑市中買到。

誠然，「桑解」對這次選舉並不完全滿意。他們承認投票率不高的原因(沒有公佈選民投票的人數)，除了很多軍人要加強戒備而未能投票外，貧苦的人民不熱衷選舉亦是原因之一。但是他們強調尼國人民不熱衷選舉，並不表示與「桑解」敵對。據奧太加表示，他就職以後將要和全國各階層，包括宗教、社會、經濟以及政黨等各階層進行商談，以便改正過去的「錯誤」。

「桑解」在這次大選中，完全是利用美國的軍事威脅，鼓動人民的反美情緒。其所強調的就是「鞏固革命」與「參加戰爭」。把這次選舉說成是「只有通過人民支持才能領導革命，選舉目的就是為了鞏固革命的力量」。所以「桑解」的競選口號就是鼓動尼國人民「準備在街頭與美軍戰鬥」。然而反對黨在大選期間，一直呼籲「桑解」政府解除緊急狀況，實施民主政治，「桑解」應與政府分開，司法獨立、大赦政治犯、「桑解」與反桑定游擊隊談判以及解散「革命保衛委員會」等等。這些在大選中的爭論對尼國人民多少亦會產生影響。就如「獨立自由黨」、「民主保守黨」等反對派，在重重的阻礙之下，仍能各自獲得一〇%的選票，不能不說是很突出的表現。這亦證明自十九世紀以來，這些傳統政黨仍擁有一些反對「桑解」的羣衆。這一股力量如何演變，確實關係著未來尼加拉瓜的政治發展。

但也不能否認的，經過五年的時間，「桑解」亦建立了穩固的羣衆基礎。特別是其所創立的「革命保衛委員會」，擔任掃盲、衛生、宣傳與動員等各種任務<sup>③</sup>，頗有績效，使那些抱有理想主義、桑定主義信徒而又支持「桑解」的狂熱青年份子，在「革命保衛委員會」的羣衆運動中，已成為「桑解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桑解」給予十六歲青年投票權，並鼓勵十六到廿三歲的青年參加政治活動，使他們在這次大選中擔負起宣傳與組織的重要任務。因此，大多數觀察員認為這次尼國大選結果，並不完全像是雷根總統所說的是一場「鬧劇」<sup>④</sup>。

註② José Luis Coraggio, *op. cit.*, p. 197.

註③ Pierre Milza, "Nicaragua: une Revolution Reversible?"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No. 3, 1984, pp. 152-153.

註④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8, 1984, p. 4.

此外，要特別說明的，乃是支持「桑解」的選民，不完全是左傾的。因為尼加拉瓜有六五％的人民都反對馬列主義，也反對尼加拉瓜成爲共產主義國家。以這次大選而言，馬列主義的極左派政黨如「馬列主義人民行動黨」、「尼加拉瓜共產黨」、以及「尼加拉瓜社會主義黨」只獲得五％的選票，就是很好的證明。所以「桑解」雖然傾向蘇俄和古巴，但和古巴、越南及東歐共產黨國家比較，尼加拉瓜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國家。

當前「桑解」政府最大的憂慮仍是經濟問題，其前途完全決定於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所以未來「桑解」能否使尼國民民主與經濟有良好的發展？能否建立一個有效率率的政府使尼國脫離貧窮與經濟困境並堅持不結盟路線？將是一個很重要關鍵。固然尼國大選後，「桑解」領袖們已表示未來新政府的經濟政策，其重心仍在於土地改革與多元化的經濟，但可以肯定的，尼國無法在戰爭中獲致民主和經濟的發展。爲了不使尼國經濟窒息，避免在國際間形成孤立，未來尼國新政府更需要內部團結以及和美國及鄰國和平相處。因爲尼國政局如何演變，不僅關係著尼國前途，更關係著整個中美洲的和平與繁榮。

### 叁、「康塔多拉集團」的和平運動

隨著中美洲情勢的惡化，國際間和平解決中美洲危機的呼聲越來越高。一九八一年九月，墨西哥與法國首先發表聯合聲明，承認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是合法的政治代表，主張薩國政府應與左派游擊隊談判。墨西哥和巴拿馬亦曾先後提出地區和平計劃<sup>⑤</sup>。它們認爲中美洲地區危機來自三大衝突：其一是美國與古巴敵對所引起的衝突；其二是尼加拉瓜傾向蘇俄和古巴所引起的衝突；其三則是薩爾瓦多危機所引起的衝突。所以它們主張，要解除整個中美洲地區的危機，就必須從多種途徑打開談判的道路。這些和平建議，不僅受到聯合國秘書長裴瑞斯的支持，「社會主義國際」的贊助，也獲得蘇俄的良好反應。特別是福島戰爭以後，更多的拉丁美洲國家不願意陷入東西方對抗，而傾向中立主義與不結盟運動，反對大國干預中美洲事務。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八三年一月八、九兩日，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及巴拿馬四國外長在巴拿馬的康塔多拉島（Contadora）召開外長會議，商討如何謀求中美洲問題和平解決。在這次會議中，他們一致聲明反對所有外國對中美洲實行軍事干預，呼籲進行雙邊與多邊的談判，主張撤除所有駐留在中美洲的外國軍事人員，尊重不干預原則以及停止所有外國對中美洲國家的軍事援助等<sup>⑥</sup>。從此即形成了一個爲謀求和平解決中美洲流血衝突的「康塔多拉集團」。

註⑤ Michael A Morris *Controlling Latin American Conflicts*, Westview Press, USA 1983, pp. 55-58.

註⑥ Esperanza Duran, *The Contadora Approach to Peace in Central America, The World Today*, Aug.-Sept. 1984, pp. 347-351.

一九八三年四月，「康塔多拉集團」四國外長聯袂訪問中美洲五國，與各國元首及外長交換意見，並先後舉行了多次四國外長及九國外長會議。其主要目標即是先協調尼加拉瓜與宏都拉斯的邊界衝突，促使薩爾瓦多停火，然後撤除所有外國軍事顧問，最後使中美洲國家都能達成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標。可是宏都拉斯一直拒絕與尼加拉瓜談判，美國和墨西哥對蘇俄及古巴的立場並不一樣。彼此互不信任，而無任何進展。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七日，「康塔多拉集團」四國元首在巴拿馬召開高峯會議，他們一致認為應以和平方法解決中美洲危機，避免中美洲的流血衝突演變成地區性的戰爭。他們更聯名致函雷根總統及古巴斯楚，要求撤除美古兩國派駐在中美洲的軍事人員。在他們發表的公報中，亦呼籲中美洲國家應停止動員、停止輸送武器以及停止對他國的干預，而應以談判解決問題。同時，他們建議在尼、宏邊界設置非軍事區，以免兩國引發戰爭。尼加拉瓜為響應此一呼籲，曾提出六點和平計劃，要求美國停止支持宏國境內的反桑定游擊隊、停止在中美洲國家，特別是在宏都拉斯設立軍事基地或進行軍事演習，並建議尼、宏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sup>②</sup>。但是雷根政府認為尼加拉瓜仍繼續不斷的把武器輸送給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已造成中美洲情勢的險惡，乃在同年八月宣佈美國和宏都拉斯舉行為時半年的聯合軍事演習，繼續對尼加拉瓜施加軍事壓力。

「康塔多拉集團」為阻止美、宏聯合軍事演習不致演變成美國軍事干預，曾再次邀請中美洲五國外長在巴拿馬召開九國外長會議。同年八月，法國外長傑森為表示支持「康塔多拉集團」的和平運動，訪問哥倫比亞等國，然後轉訪古巴。他曾要求卡斯楚能認真的談判，以和平方法解決中美洲危機。卡斯楚雖答應停止輸出武器，但他相對的要求美國停止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和撤除在中美洲國家的軍事顧問。八月十五日，墨西哥總統馬德里（Miguel de Madrid）與雷根總統會晤，他表示反對美國在中美洲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認為此舉已阻礙了「康塔多拉集團」為解決中美洲危機所從事的外交活動。然而雷根總統仍堅持認為中美洲的衝突主要是蘇俄和古巴作祟，美國有責任維護地區安全。由於美、墨對中美洲的歧見甚深，「康塔多拉集團」為加強其影響力，乃不斷利用國際論壇，經由聯合國及「美洲國家組織」來阻止美國可能的軍事干預行動，並以外交途徑聯合「歐洲共同市場」十國，共同推展中美洲的和平運動。

美國進軍格瑞那達以後，「康塔多拉集團」反應激烈。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該集團曾在聯合國提案譴責美國以宏都拉斯為基地及其支持反桑定游擊隊攻擊尼加拉瓜領土、機場與石油設施。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墨西哥外長薩布利德（Bernardo Sepúlveda）在「美洲國家組織」外長會議中，指責美國對格瑞那達軍事干預，譴責美國違背不干預原則。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原屬安第斯山脈公約（Andes Pact）的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秘魯、玻利維亞及厄瓜多等國家元首集會，聲援「康塔多拉集團」

的和平運動。他們爲了發揚拉丁美洲民族英雄西蒙·玻利瓦（Simon Bolivar）的精神，乃簽署了一項「中南美洲與世界和平的團結條約」，重申他們無條件的支持「康塔多拉集團」爲中美洲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接著「康塔多拉集團」四國外長再齊集巴拿馬，商討邀請中美洲五國簽署此項團結條約。中美洲五國除表示願意簽署此項條約外，並初步達成協議，準備裁減軍備、撤除外國軍事顧問，並由五國推舉代表組成有關中美洲安全、政治與經濟事務的三個委員會，專門負責協調各有關國家的意見，並執行有關禁止引起地區衝突的外來軍事干預，如禁止輸送武器、禁止美國利用宏都拉斯爲基地對尼國進行干預、救濟難民以及促進各國改善人權情況、實行自由選舉等等。至一九八四年二月四日，阿根廷、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尼加拉瓜、巴拿馬、委內瑞拉及西班牙等九國元首，趁參加委內瑞拉新任總統魯辛奇（Jaime Lusinche）就職典禮的機會，簽署了共同聲明，表示一致支持「康塔多拉集團」的主張，呼籲停止外國在中美洲所有的軍事行動。

可是自一九八四年六月以來，尼加拉瓜積極向蘇俄尋求米格戰機，使美國和尼加拉瓜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蘇俄是否會冒著激怒美國的危險提供此類飛機？美國是否會對尼國採取直接軍事干預？這些問題立刻引起「康塔多拉集團」及「歐洲共同市場」十國的關切。同年九月廿八日，「康塔多拉集團」及「歐洲共同市場」十國與西班牙、葡萄牙在哥斯達黎加首都聖約瑟（San Jose）召開外長會議，西歐國家在會中保證加緊與中美洲國家（包括尼加拉瓜）的經濟及政治合作，並且全面支持該集團草擬的中美洲和平條約。該項和平條約規定在六個月內關閉所有在中美洲的軍事訓練設施和軍事基地，並限定中美洲各國在卅日內提出外國軍事顧問人員與軍事設施的情況。對於此一條約，尼加拉瓜立刻表示接受<sup>⑥</sup>，美國認爲太偏向尼國，且條約中沒有保證禁止輸送武器的查證和管制條款，而要求修改。因爲尼加拉瓜反對作任何修改，美、尼不妥協的立場，又使「康塔多拉集團」的和平運動遭遇失敗。

中美洲情況日趨複雜。舉凡美俄雙方的對抗、國際權力的鬭爭以及各種地區性問題的激化，導致任何和平談判的努力都無法排除地區的流血衝突。所以儘管「康塔多拉集團」能夠使中美洲國家都坐下來談判，却無法阻止中美洲流血衝突繼續升高。其重要關鍵，乃是如何使中美洲國家能真正管制軍備？如何監查邊界？如何保證撤除所有外國軍事顧問？甚至如何化解中美洲國家間意識形態的對立？面對這些複雜的問題，雖然大家都在繼續尋求談判，但彼此的條件仍相距很遠。例如：一九八三年五月雷根總統派特使史東（Richard Stone）前往中美洲斡旋，然而他在哥斯達黎加及哥倫比亞先後兩次與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談判，結果均告失敗；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美國國務卿舒茲和「桑解」領袖奧太加會談以後，雷根總統特使斯勞德曼（Harry Shlaudeman

）和尼國副外長胡高（Victor Hugo Timoco）在墨西哥的談判，迄今已進入第九回合，仍沒有任何妥協的跡象<sup>⑩</sup>。此外，在美國鼓勵下，經由薩國大主教達瑪斯（Mgr Riveva Y Damas）的安排，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終於促成薩國總統杜哈特（José Napoleón Duarte）親自與左派游擊隊談判。到了同年十二月一日第二回合談判時，雙方雖已達成耶誕節（十二月廿二日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三日）停火，但是杜哈特已公開拒絕左派游擊隊所要求的條件——其中包括停止接受美國軍事援助、承認左派游擊隊的合法地位、改組政府重新選舉等，並譴責左派游擊隊要利用談判達成延長內戰的目的，沒有結束戰爭的誠意<sup>⑪</sup>。

## 肆、中美洲情勢的展望

對未來中美洲情勢發展作一預測，顯然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中美洲的危機，包含著美、俄雙方的對抗、美國和古巴的敵對、美國和尼加拉瓜關係的惡化、尼加拉瓜和宏都拉斯的衝突以及薩爾瓦多的內戰。這些複雜的因素使得任何和平談判的條件，都難完全滿足各有關方面的要求。所以儘管「康塔多拉集團」和西歐國家的外交努力，曾使中美洲國家都坐下來談，但却很難使大家的條件都能獲得妥協。

首先是美國雷根總統的中美洲政策，四年來，一直是以「門羅主義」、「美洲相互援助條約」為基礎，不斷的增加薩爾瓦多的軍事援助，加強對尼加拉瓜的軍事壓力。雷根總統對中美洲的目標，固然是希望以和平的方法解決爭端，但是為了防止外來的侵略，特別是為了阻止蘇俄把先進武器或戰略武器引進中美洲，在必要時仍不排除以軍事行動來導致地區和平。

亦因為雷根總統的政策是基於「門羅主義」原則，故美國在任何談判中，似乎不可能接受「康塔多拉集團」的條件，停止對中美洲國家的軍事援助，更不可能從中美洲撤退。當然這亦會影響到美、尼談判難有進展；而尼加拉瓜在「戰爭」與「談判」之間難以選擇的時候，就只有準備和美國一戰。一直到今天，在美、尼談判中，美國仍堅持要尼加拉瓜斷絕與蘇俄及古巴的關係、撤除蘇俄和古巴的軍事顧問、停止「革命輸出」以及裁減軍備等先決條件。雖然尼加拉瓜已答應不使蘇俄和古巴在尼國境內建立軍事基地，相對的要求美國停止軍事演習、停止支援反桑定游擊隊以及雙方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等。彼此的條件仍有一段距離。所以儘管雙方仍在繼續談判，但能否達成妥協仍有問題。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事件，曾引起美國國會強烈反應，導致國會擱置了雷根總統要求支援反桑定游擊隊的二

註⑩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12, 1984, p. 3.

註⑪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12, 1984, p. 6. Le Monde, Dec. 4, 1984, p. 6.

千一百萬美元的經費。同時，國際法庭判決美國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是違反國際法行爲，駁斥美國爭辯的國際法庭對該案件沒有管轄權，並要求美國立刻停止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和其他直接間接的軍事行動。這對雷根總統的軍事干預產生了更多阻力。在此一事件以後，雷根政府內部亦爭論不休，其焦點即是美國應否對尼國採取軍事行動。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孟特萊（Langhorne Montley）及雷根總統特使斯勞德曼都不贊成對尼加拉瓜使用軍事壓力。他們認爲中美洲地區的集體防衛並不穩固，如果美國軍事干預擴大，美國可能陷入無法解脫的「叢林戰爭」。可是就在美、尼雙方代表在墨西哥談判之際，「桑解」領袖奧太加訪問蘇俄，又獲得蘇俄新的經濟與軍事援助。而在蘇俄米格戰機事件中，奧太加雖然否認蘇俄會以米格戰機運尼，但仍爲了有權獲得此項戰機而辯護，他的理由就是迫於美國的軍事威脅。即使「桑解」尋求蘇俄的武器只是爲了加強自衛，但問題是「康塔多拉集團」正在謀求地區和平之際，必須限制中美洲國家的軍備，否則只會升高軍備競賽，更不可能達成地區和平。既然「桑解」政府已接受「康塔多拉集團」的和平條約，同時又接受蘇俄的武器，這無疑證明「康塔多拉集團」沒有辦法使中美洲走向和平。所以尼國大選以後，新政府是否在對蘇俄和古巴關係上以及軍備擴張方面有所克制，將是中美洲衝突是否擴大的重要因素。

雖然中美洲國家，如薩爾瓦多、巴拿馬、瓜地馬拉以及尼加拉瓜都已舉行大選，但是除了哥斯達黎加外，中美洲國家多不具備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條件，這些選舉能否結束中美洲地區的流血衝突，仍是一大疑問。今後雷根政府的中美洲政策，其目標仍將是建立地區的集體安全，以防制外來的侵略，亦只有中美洲地區建立集體安全，才可能避免美國的軍事干預。

當前中美洲情勢發展的重要關鍵，仍在於美、俄能否化解在中美洲的對抗。從一九七九年蘇俄入侵阿富汗以來，美俄關係趨於惡化，美國要利用阿富汗危機團結西方盟國，並企圖支持阿富汗反抗軍陷蘇俄於泥淖，因而蘇俄亦要利用中美洲情勢陷美國於困境。雖然美國進軍格瑞那達，使蘇俄蒙受挫折，但這並未使蘇俄放棄在中美洲的顛覆與滲透。蘇俄除繼續加強控制古巴外，亦要把尼加拉瓜納入社會主義陣營，甚而乘美國大選的機會，恢復對尼加拉瓜大量武器的供應。蘇俄的這些作法，一方面是試探雷根總統進入第二任期的政策有無彈性，一方面則是把尼加拉瓜發展成具有軍事潛力的基地，提高尼加拉瓜的戰略地位，以便把尼加拉瓜作爲一張「王牌」，而使蘇俄在即將恢復的美俄談判中，有更多討價還價的餘地。因而一九八五年一月，美俄恢復限武談判以後，美俄關係能否改善，亦將是未來中美洲情勢如何演變的重要因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一日脫稿）